

蘭譜奧法目錄

分種法

栽花法

安頓澆灌法

澆花法

種花肥泥法

去除蛾蠹法

雜發法

蘭譜奧法目錄終

蘇芬法

去刺刺蘊法

蘇芬法

蘇芬法

蘇芬法

蘭譜奧法

嘉禾周履靖校正

分種法

分種蘭蕙須至九月節氣方可分栽十月時候
花已胎朶不可分種若雪霜大寒猶不可分栽
否必損

栽花法

花盆先以匱碗或匱碟覆之於盆底次用膚炭
鋪一層了然後詳用肥泥薄鋪炭上便栽蘭根

在上始勻勻糝泥滿盆面上留一寸地栽時不
可以手將泥担實則根不能長無根不舒暢葉
則不長花不香結乾濕依然時候用水澆灌

安頓澆灌法

春二三月無霜雪天放花盆在露天四時面皆
得雨澆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則以
小繩束起葉如連

二五日須移避雨通風處

四月至八月須用

瓜竹籃這護畧見日氣再

要通風梅天忽逢

雨須移盆放背日處若逢

大雨過又逢日晒盆內熱水則盪害葉損根遇
花開時若枝上花蕊頭多候開次有未開一兩
蕊頭便可剪去若留開盡則奪了來年花信

九月開花乾處用水澆灌若濕則不可澆或用
肥水培灌一兩番不妨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正月不澆不妨最怕霜雪須用密籃這護安頓
朝陽有日照處在南窓簷下但是向陽處三兩
日一番旋轉花盆四向俱要輪轉日晒均勻開
花時則四畔皆有花若晒一面只一處有花

澆花法

用河水或陂塘水或積留雨水最好其次用溪澗水切不可用井水凍了花澆水須於四畔澆勻不可從上澆下恐壞其葉

四月若有梅雨不必澆若無雨則澆五月至八月須是早起五更日未出時澆一番至晚黃昏澆一番又要看花乾濕若濕不必澆如十分濕恐爛壞根

種花肥泥法

栽蘭用泥不管四時用山上有火燒處取水流下火燒浮泥尋蕨葉草燒灰和火燒泥用或拾舊草鞋放在小糞中浸日久拌黃泥燒過或灰泥却用大糞澆過放在一壁儘教雨打日晒三兩箇月收起頓放閑處栽花時取用

瑞香花種時用前須肥泥如栽蘭花法一般安排盆內種時只要泥鬆不可實泥如用泥栽花時將泥打鬆以十分爲牽八分用肥泥二分和沙泥拌勻

蘭譜身法
十三卷口
去除蛾蠹法

肥水澆花必蛾蠹在葉底壞葉則損花如生花此物研大蒜和水以白筆蘸水沸洗葉上乾淨去除蛾蠹

雜發法

遇盆內泥乾時則用茶水澆灌不拘時月須河水或流下雨水切不用井水四月內有花至八月交過九月節氣便可分花蘭之壯者有二三十箇花頭弱無只有五六箇花頭恐泥瘦分種

分種時將元盆內泥取出再加肥泥和勻入盆栽種

氣鱗水亦肥須是浸得氣味過日久及清用尋常盆面泥乾併實則用竹篋挑剔泥鬆休要撥根動了

葉紅紫色則是被霜打了須移於南簷窓下背雪霜處安頓仍舊自青春

盆有竅孔要泥地安頓恐地濕蚯蚓鑽入盆內則損壞花又休要放在盆馬蟻窠處恐引入馬

蘭譜奧法
十三卷三
蟻損花黃葉用茶清澆灌有黃葉處連根披去
入花盆要放在高架上安頓金風從衣入爲妙
風入免蚯蚓馬蟻之患

九月分花時用手擘開擘不開用竹刀擘之休
要損動了根訖如法栽動種

蘭譜奧法

終

梅品目錄

玉照堂梅說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花憎嫉凡十四條

花榮寵凡六條

花屈辱凡十二條

梅品目錄終

梅品

目錄

七卷三

梅品

玉照堂梅說

宋張功甫撰
明周履靖梓

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為軒楹

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
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
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者太保
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定首顧予曰一棹
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蓋予舊詩尾句
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
春凝寒又能留花過五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
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
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寧橋

山澤終不肯頰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
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污褻附近
畧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惆幾爲
花呼叫稱冤不特三嘆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
所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
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
來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
愛敬也使與予之言傳布流誦亦將有媿色云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爲澹陰爲曉日爲薄寒爲細雨爲輕烟爲佳月
爲夕陽爲微雪爲晚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
爲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牕爲踈籬爲蒼崖
爲綠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吹笛爲膝上橫
琴爲石枰下棋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澹粧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爲狂風爲連雨爲烈日爲苦寒爲醜婦爲俗子
爲老鴉爲惡詩爲談時事爲論差除爲花徑喝
道爲對花張緋幙爲賞花動鼓板爲作詩用調

美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
溜爲王公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妓
澹粧雅歌

花屈辱凡十二條

爲主人不好事爲主人慳吝爲種富家園內爲
與寵婢命名爲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奴爲庸
僧牕下種爲酒食店內插 爲樹下有狗矢爲

枝下晒衣裳為青紙屏粉

為生猥巷穢溝邊

與簾駁命小為錦繡新

賞林命野吹成前

為主人不投事為主人到

梅品終風私出十二紗

或於那烟

壽為王公且夕留神驚奇

或於那烟

美觀對車

菊譜上卷目錄

藝菊法

一培根

二分苗

三擇本

四摘頭

五搨眼

六剔蕊

七扞頭

八惜花

九護葉

十灌溉

十一去蟲

十二抑揚

十三拾遺

十四品第

十五名號

菊譜下卷

一之貯土

二之留土

三之分秧

四之登盆

五之理緝

六之護養

治菊月令

十二月分

目錄終

菊譜卷之上

嘉禾梅墟周履靖編次

藝菊法

一培根

凡菊於夏間澆灌得法秋後根頭便有嫩苗叢生俟花開過摘去枝葉止留本根尺許掘地作小窰澆糞一杓將菊本埋之摻軋土置窰中四向填摻新土仍愛護嫩苗比及到春已茂盛矣若不曾上盆原在地上者不必如此安排但只

於臘月中澆糞可也

二分苗

正月間擇地一所鋤轉拾去草根將糞澆一通越數日再鋤再澆又鋤擊碎土塊修治方整視平地而高阜尺許通溝道週圍以泄水至春分後清明前將所培根本掘起敲去泥土莖有些小細根雖無大根亦活於治地上相去七八寸栽一本每色隨意種多少餘者棄之便可用河水澆灌逐日侵晨如之直至莖葉鮮健方可用河水對勻糞水十餘日澆一次

三擇本

穀雨後別選通風日無樹根草芽之地如前修治形欲高而溝欲深安排瓦盆在上無則用瓦四片籬成者亦妙以三分爲率留一分在上摻土將前所分苗本揀擇幹本盛大態度端莊者帶土掘起種盆內就於先所澆灌園泥培壅低盆口三寸庶可便於澆糞蓋菊所畏者水耳略被水淬則心瘁矣所用瓦者雨過水乾不致浸

菊譜 卷十一 十三卷十二
漬兼上盆時去籬除瓦移入盆內又不傷根且不洩氣着花愈久此法甚妙若貧家無此栽根地上週圍積土培之如培土高亦可泄水無恙但澆糞不悉入於根耳既種之後每株相近根邊插紅油小竹一根入土欲深以不動搖爲度此竹乃菊之所倚藉以爲生者將本幹縛竹其歧枝用繩牽拽亦於竹上縛定其縛者棕櫚葉晒乾分細用之亦奈風日竹不油亦用得但油者可辟菊虎故用之

四摘頭

分苗之後高至七八寸便摘去頭令生歧枝其初起一枝去頭之後必長三四枝其三四枝長尺許又摘去每枝又分長三四枝始以三枝言之第三次三三九枝欲要枝多再一摘無妨其枝繁雜未可刪去多存以防菊牛所傷直至白露後酌量根本肥瘦可留幾枝餘者去之有宜花多者有宜花少者不可一槩論如綉芙蓉海棠春之類則以花多爲入格大抵多者不過三

十花少者十數花足矣古法遇九則摘初九十
九二十九之類然亦不必拘拘于此

五插眼本眼處可留幾枝餘者六之亦宜
每枝逐葉上近榦處生出小眼一一插去此眼
不插便生成附枝插眼之時切須輕手蓋菊葉
甚脆畧觸卽墮矣

六剔蕊

菊至結蕊時每枝頂心上留一蕊餘則剔去如
蕊細用針挑之其逐節間或比先插眼不盡至

此時又復結蕊亦盡去之庶幾一枝之力盡歸
於一蕊所以開花尤大可徑四寸小者二三寸
不下矣

七打頭

梅雨時取河泥搓成大彈丸樣將折下小附枝
三四寸者插入泥丸內插訖埋土中日逐用水
澆灌雖癩甚五七日則鮮活蓋根已生矣甚妙
用泥丸者氣不洩而易活易長也亦依前法摘
插或止用一花則不摘頭任其亂生枝柯臨時

悉皆刪去之止留一幹一花其花甚大而幹甚低也

八惜花

花雖傲霜其實畏之為風所凌便非向者標致風雨尤然何況於霜乎花蕊半開便可上盆移置軒窗通風日處每晨澆少水水不可多多則傷葉不若以小盞盛水放根邊用紙撚一條半縛根上半置水盞內水乾再添如此則根潤花滿而色正可得月餘賞翫否則於根所結縛

涼棚上用竹簾蘆箔之類亦可以為菊花延壽齡也

九護葉

養花易養葉難凡根有枯葉不可摘去摘去則氣洩其葉自下而上逐旋黃矣澆糞時慎勿令糞着葉一着隨便黃落矣欲葉清茂時以韭汁澆根妙

十灌溉

梅天但遇大雨一歇便澆些少冷糞以扶助之

否則無故自瘁若厭於澆糞用糞泥于根邊周圍堆壅半升雨再至泥自濕其功勝糞甚遠大且不壞葉造糞泥法先于六月內將碎泥攤場上晒乳澆潑濃糞再晒再潑如此三四次敲十分碎麤篩篩過收盛缸內不可着雨至此取用間或用糞水一二次六七月內不可用糞用則枝葉皆蛀每晨用河水澆灌若有掃雞鷺毛水貯積作冷清或浸蚕沙清水時常澆之尤妙最忌酒糟鹽滷直至立秋後逐旋用糞起初冷糞一杓和水三杓越數日糞一杓水倍之又數日糞水停勻乃止結蓓蕾後純用冷糞一二次

十一去蠹

害菊之物有五曰菊牛曰蚱蜢曰青蟲曰黑蚰曰喜蛛是也蚱蜢青蟲食其葉黑蚰瘠其枝喜蛛侵其腦頭惟菊牛一名菊虎形似楊牛而小菊之天蠹也露未晞時停葉間此際可尋殺之但飛極快遲不可爲也五六月內遶皮咬啞產子在内變爲蟲則此一葉葉漏而垂凡折去之

時必須於損處更下一二寸庶免毒氣攻及一
樹以其損處劈開必有一小黑頭青蟲當撚殺
之蚱蜢青蟲皆當殺之如不欲害則拾取送他
處可也黑蚰古法用油紙撚燈吹滅以烟熏死
蚰死而枝傷不若用綿纏筋頭逐漸惹下手撚
殺之喜蛛則逐葉舒去其絲又蚯蚓亦能傷根
時用純糞潑之俟死卽用河水解其酷烈不常
用也至于蟻亦能傷菊一經蟻過則榦葉皆瘁
故種菊最宜潔淨不得以腥羶近之至如掃雞

鷺水亦不必澆之恐其引蟻故也其地更宜絕
其蟻種

十二抑揚

菊之本性有易高者醉西施之類是也有特低
者紫芍藥之類是也高者抑之低者揚之抑之
法類摘頭比他本多一二次揚之法遲摘頭視
他本少一二次庶無過不及之差

十三拾遺

黃碧單葉二種生於山野籬落堤岸之間宜若

無足取者然譜中諸菊皆以香色態度爲人愛
好剪鋤移栽或至傷生而是花與之均賦一性
均受一氣同有此名而能避迹山野保其自然
有若士君子堅行操節隱處林壑不爲時世所
奪故亦無羨于諸菊也予嘉其大意而收之又
不敢雜置諸菊之中故特附錄于此

十四品第

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有態曰然則色
奚先曰黃黃者中之色易曰黃中通理詩曰綠

衣黃裳土旺季月而菊以九日花金土之應相
生而相得者也其次莫若白西方金氣之應菊
以秋開則于氣爲有鍾焉紫爲白變而紅又紫
之變也紫所以白之次而紅又紫之次云有色
矣而後有香有香矣而後有態是其爲花之尤
著也或又曰花以艷媚爲悅而子以態爲後歟
曰吾嘗聞諸古人矣妍卉凡花爲小人而松竹
蘭菊爲君子安有君子而以態爲悅歟至於具
香與色而又有態是君子而有威儀也又嘗聞

昔之譜菊者每稱勝爲最勝故在也擬之金鶴翎非其所彷彿豈其無祖於古而屈隆于今耶或見愛之者衆而逞詭獻奇耶皆不可曉也班志有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三篇蓋出於禪官道塗之說也矧其事者必先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計其源吾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說况菊之所受又有不同焉老圃云菊有千種惟花碩豐麗千葉無心爲上予之井見十之二三或因人所好名器不同實一色耳子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幾近道矣

十五名號

金鶴翎 深黃色千葉

銀鶴翎 白色千葉

蜜鶴翎 蜜色千葉

紫鶴翎 淡紫色千葉

紅鶴翎 深紅色千葉

金芍藥 深黃色千葉

銀芍藥 白色千葉

金寶相 深黃色千葉

銀寶相 白色千葉

金西施 嫩黃色千葉

白西施 純白色千葉

癩西施 萎黃色千葉

蜜西施 淡黃色千葉

錦西施 紅黃千葉

蠟瓣西施 黃蠟色千葉

蜜褐西施 重蜜褐色千葉

玉板西施 粉紅色千葉

銀紅西施 銀紅色千葉

二色西施 淡黃純白色千葉

陰陽西施 每花中分黃白色千葉

韃蠻西施 白色千葉

瑪瑙西施 紅白色千葉

黃牡丹 嫩黃色千葉

蜜牡丹 蜜色千葉

白牡丹 白色千葉

錦牡丹 紅黃色千葉

紫牡丹 艷紫色千葉

粉牡丹 粉紅色千葉

紅牡丹 大紅千葉

二色牡丹 大紅艷紫色千葉

紫剪絨 深紫千葉葉茸如剪

剪蘇桃 彷彿紫剪絨韻度似不伴矣

墨蘇桃 紫黑色千葉

紅蘇桃 重紅千葉葉茸如剪

白粉毬 淡粉色千葉

二色粉毬 粉紅淡紫二色千葉

紫粉毬 紫色千葉

粉萬管 粉紅千葉葉如管

射香毬 紅黃色千葉

紅綉毬 大紅千葉如毬

粉姐已 粉紅色千葉

紫姐已 紫花千葉

雀舌牡丹 花同雀舌葉似牡丹千葉

紫霞觴 紫色千葉

黃鶴頂 深黃色千葉

白鶴頂 白色千葉

檀香鶴頂 淡黃色千葉

瑪瑙鶴頂 紅黃色千葉

鶴頂紅

粉紅千葉中心深紅突出

紅心鶴頂

粉紅色千葉

粉紅鶴頂

粉紅色千葉

金絲鶴頂

粉紅色千葉中有黃紋

瑪瑙盤

紅黃色千葉

瑪瑙紅

淡紅色千葉

瑪瑙黃

紅黃色千葉

二色瑪瑙

粉紅淡黃二色千葉

粉玉盤

紅粉紅色千葉

瑤臺雪

千葉大白花

萬卷樓

粉紅千葉葉加卷

一捧雪

千葉大白花

賽瓊花

粉紅色千葉

玉齒齒

粉紅色千葉

葵菊

粉紅色千葉

二色齒齒

粉紅淡黃二色千葉

出爐銀

銀紅色千葉

水紅蓮

粉紅色千葉

二色芙蓉

重粉淡黃二色千葉

齒齒紅

粉紅色千葉

白佛見笑

白色千葉

嘉興秋牡丹

粉紅色千葉

吳江秋牡丹

粉紅色千葉

常熟秋牡丹

粉紅色千葉

白蠻毬

白色千葉如毬

粉蠻毬

粉紅千葉如毬

大楊妃

粉紅色千葉

二色楊妃

重粉紅黃二色千葉

退姿白

初開微紅後漸白色千葉

浦花

粉紅色千葉花朵極大

紅玉蓮

重粉紅色千葉

錦瑞香毬

紅黃色千葉

金瑞香毬

深黃色千葉

紫瑞香毬

紫色千葉

散瓣瑞香

紫色千葉

八寶瑞香毬

粉紅色千葉

紅瑞香毬 深紅色千葉 白瑞香毬 白色千葉

西番蓮 白細色千葉 紅楊妃 淡紅色千葉

紫楊妃 紫色千葉 金褒姒 金黃色千葉

白褒姒 白色千葉 紫褒姒 紫色千葉

粉褒姒 粉紅色千葉 紫撓頭 粉紅色千葉

呂公袍 淡葱白色千葉 班鳩翎 紫蒼色如班鳩之翎千葉

玉蓮環 白色千葉花開葉皆圓卷 瑣圍 大紅千葉葉邊周圍有黃色

闊板大紅毬 大紅千葉反葉成毬 細葉小紅毬 大紅千葉如毬

大紅獅子毬 大紅千葉每花有二三青蕊突起

黃四面 重黃千葉 錦四面 紅黃千葉

白四面 白色千葉 紫四面 深紫色千葉

樓子紅 大紅千葉黃心中又起數瓣 紫袍金帶 紫紅色千葉中有細黃心

酒金紅 深紅千葉葉開有黃點如酒 蜜萼 蜜色千葉

導金蓮 深黃色千葉 通州紅 嬌紅千葉

紫雙飛 紫色千葉每花有二心 蜜探 蜜色千葉

金芙蓉 深黃千葉 錦芙蓉 紅黃千葉

紫芙蓉 淡色千葉 玉芙蓉 粉紅千葉

紅芙蓉 淡紅千葉 黃茶蘼 蜜色千葉

白茶蘼 白色千葉

黃芍藥 重黃千葉

蜜芍藥 蜜色千葉

白芍藥 白色千葉

紫芍藥 淡紫千葉

金雀舌 重黃千葉葉尖如雀之舌

白雀舌 玉色千葉

錦雀舌 紅黃色千葉

粉雀舌 粉紅千葉

紫雀舌 淡紫色千葉

蜜雀舌 蜜色千葉

相袍紅 深紅色千葉

銀硃紅 嬌紅千葉

倚欄嬌 淡紫千葉花頭倒副如倚

赭袍黃 深黃千葉

勝荷紅 粉紅千葉花如荷瓣

采石黃 淡黃千葉

紫蔷薇 淡紫色千葉小花

黃眉 嫩黃千葉

福州 艷紫千葉

鄧州白 千葉大白花

鄧州黃 淡黃千葉

蜜疊雪 蜜色千葉

白疊雪 白千葉

蓮肉紅 肉紅千葉

紅蛾嬌 紅色千葉

玉蛾嬌 粉紅千葉

粉蓮 粉紅千葉

海棠春 嬌紅千葉

佛座蓮 粉紅千葉

黃樓子 淡黃千葉葉起如樓子

茄菊 淡紫千葉

紫袍金甲 深紫單葉中心細管上作黃色

檀香毬 重蜜色千葉

白羅毬 白千葉如毬

螭鎖口 花似金瑣口黃 金瑣口 大紅多葉葉週

黃木樨毬 蜜色千葉如 白木樨毬 白千葉

白羅傘 白千葉葉下垂 羅山錦 紅黃千葉反葉

羅山紫 重紫千葉成毬 紫綬金章 紅黃千葉

紫間金 深黃重紫二色 勝緋桃 深紅千葉小花

萬管紅 深紅千葉葉如 剪金紅 深紅千葉

紅剪絨 淡紅千葉葉細 黃玉樓春 淡黃千葉

白玉樓春 白千葉 並頭紅 重紅千葉

二色並 金紅重紅二色 通州黃 重黃千葉

金蓮寶相 紅黃千葉 紅蓮寶相 嬌紅千葉

大金毬 深黃千葉如毬 御袍黃 重黃千葉

玉指甲 粉紅千葉 金剪絨 深黃葉葉茸如

蜜彩毬 蜜色千葉 水晶毬 初開微青後白

雞冠紫 深紫千葉 象牙毬 初開微紅後蒼

銀紅雞冠 淡紅千葉 雞冠紅 深紅千葉

狀元紫 深紫千葉 金鳳毛 深黃千葉

銀紐絲 白色千葉 龍鬚黃 嫩黃千葉

鶯羽黃 嬌黃千葉 剪金黃 淡黃千葉如剪

勝紫衫 深紫千葉

傲霜黃 嫩黃千葉

荔枝丹 紅黃千葉

報君知 深黃千葉開于九日前

白雪團 白千葉小花

黃丁香 深黃千葉小花又名滿天星

黃萬管 嫩黃千葉葉如管

赤丁香 紅黃千葉

紫玉蓮 粉紅千葉小花

錦八寶 紅黃千葉

僧衣紅 淡黃紅千葉

錦玲瓏 紅黃千葉小花

五色梅 單葉小花花具五色

黃都勝 紅黃千葉花豐大

五月白 白花千葉一歲中開五月九月二度

狀元黃 深黃千葉 金紐絲 重黃千葉

賓州紅 淡紅千葉

粉剪毬 粉紅千葉葉茸如剪

茶菊 淡黃千葉

紫剪毬 淡紫千葉如粉色者

黃玉蓮 嫩黃多葉小花

相袍黃 淡黃多葉

錦荔枝 紅黃多葉中有黃心

金盞銀臺 四邊白色中心正黃千葉

甘菊 深黃多葉花極小

小金眼 深紅多葉中有黃心

大金錢 深黃多葉小花

銀茉莉 單葉小白花

冬菊 深黃多葉開以十月

白冬菊 多葉小白花

黃蠻裘 嬌黃千葉

菊譜上卷終

陳譜土卷終

黃澄菜 散黃干菜



菊譜卷之下

吳郡五嶽山人黃省曾著
嘉禾梅墟道人周履靖校其

一之貯土

凡藝菊擇肥地一方冬至之後以純糞滾之候
凍而軋取其土之浮鬆者置之場地之上再糞
之收水之後乃收之於室中春分之後出而曬
之日數次翻之去其虫蟻及其草梗草梗不去
則蒸而腐焉是生紅蟲生土蠶生蚯蚓為菊之

害土淨矣乃善藏之以待登盆之需登盆也俱
用此土又以待加盆之需菊之登于盆也或遭
三日以上之雨土實而根露則以土加而覆之
一則蔽日之曝不枯其根一則收雨之澤不爛
其根

二之留種

冬初而菊殘也一衰卽并英葉而去其上莖其
榦留五六寸焉或附於盆或出於盆埋之圃之
陽鬆土之內臘之月必濃糞澆之以數次菊之

性而耐於寒故土糞多則煖而不寒可以壯菊
本可以禦隆寒可以潤澤而不至於枯燥

三之分秧

春分之後是分菊秧根多鬚而土中之莖黃白
色者謂之老鬚少而純白者謂之嫩老可分嫩
不可分分之於新鋤之鬆地不宜太肥肥則籠
菊頭而不能長發天之陰可分有日分之則枯
乾而難活種之其宿土也盡去否則恐有蟲子
之害既秧於土矣以越席架而覆之毋令經日

日則難醒每日晨灌之晚灌之天之陰不可傷於水秧心發芽矣可去其覆席先用半糞之水復用肥水灌之葉上不可以沾糞沾之則葉枯用河之水則純河之水用井之水則純井之水不可雜焉

春分四之登盆

立夏之候菊苗成矣可五六寸許是爲上盆之期將上盆也數日不可以澆灌使苗受勞而堅老則在盆可以耐日其起秧苗也掘根之土必

廣而大少則露根而傷其本用臘前所滾之土壅之其灌也視陰晴而爲增損使土壯而入根服盆而生葉則用肥水灌之久雨加臘土以溫之其種也根深則不耐水淺不耐日隨土而稍深何也菊之根其生也向上故常覆土爲加

五之理緝

菊之尺許矣是宜理緝欲長也則去其旁枝欲短也則去其正枝花之朶視其種之大小而存之大者四五朶焉次者七八朶焉又次十餘朶

焉小者二十餘葉焉惟甘菊寒菊獨梗而有千
花不可去也

六之護養

菊稍長也竹而縛之母令風之得搖雨之久也
直出水盆內亦然菊傷之蟻多也則以鼈甲置
於傍蟻必集焉移之遠所夏至之前後有蟲焉
黑色而硬殼其名曰菊虎晴暖而飛出不出於
已午未之三時宜候而除之菊之爲菊虎所傷
也傷之處仍手微摘之磨去其牙蟲毒可以免

秋後之生蟲如虎之多也必多栽易壯盛之菊
於圃之周菊有香焉蟻上而糞之則生蟲蟲長
而蟻又食之則菊籠頭而不長其蟲之狀如白
虱以棕線作帚而刷之扇以承之揮之於遠所
秋後而不見蟲也宜認糞跡是有象榦之蟲其
色與榦無殊也生於葉底上半月在於葉根之
上榦下半月在於葉根之下榦或破榦取之以
紙撚縛之常以水而潤其紙條花乃無恙或用
鐵線磨爲邪鋒之小刃上半月於蛙眼向上而

搜蟲下半月在蛙眼向下而搜蟲有菊牛馬沿
之則萋種臺葱則可以辟麻雀愛取菊之葉而
爲巢取之則萋四之月雀乃爲巢時宜慎也

治菊月令

立春數日將隔年醉過肥鬆淨土用濃糞再醉
二三次令深二尺以伺分種之需若舊種在盆
或舊地切不可移動仍用草溫護老本斯秧發
早而壯大

二月

二月初旬冰雪消泮此時除去舊護穰草春分
後仍將前醉之地倒鬆再用大糞醉之擇新長
可分菊秧逐莖分開相去六七寸蒔一根每早
汲河水澆活以待再種但奇異者必發苗少務
在培植一法用朽木一塊每月凡遇修理之際
取修下頭梗將木鑽孔用梗遷入孔中木上薄
加肥土木下透梗少許漂浮水缺中待其根生
搬種地上緝理長成庶不斷種

三月

谷雨前數日擇前秧長壯正直者搬種築酵熟所植之地比平地高尺許相去尺餘掘穴一枚每穴加糞一杓塘掇如法方可搬秧植之四圍餘土鋤爬壅根高如饅頭樣令易瀉水周圍必留深溝洩水但雨過不拘何月務將積溝之水疏通流別處不分在地在盆卽以酵熟軋土壅根如久雨盆植者可移置簷下或用篾籬瓦作盆埋地令一半入土內一半露土上使地氣相

接水不停積先將肥土倒鬆填二三分子盆加濃糞一杓後搬菊秧植之再將前土填滿亦壅如饅頭樣又一法將肥鬆之土用細篩篩靜入甑用水燒蒸二三沸取起倒出晒軋入盆植菊能殺虫無侵蝕之患其秧搬時每株根邊必帶故土周方二寸使其不知遷動或用樹葉或碎瓦蓋其根土以防雨濺泥污青葉若失蓋俟雨歇移水至菊旁將菊葉洗去泥滓此法尤妙各月如之能遵此法則菊自頂至根青葉暢茂不

至枯槁每遇澆灌瓦蓋者可除去澆過仍蓋之
新種後必間日早用河水和糞澆之又用搭棚
遮蔽日色以度其生遇雨露揭去但日晴燥不
蓋之自始至秋皆依前法

四月

小滿前後菊嫩頭上多生小蜘蛛每早起尋殺
之又生一種曰菊牛日未出時慣咬菊頭其頭
日盛卽垂視其咬處懸十許必搯去無害遲則
中生蛀虫雖至秋結蓋若遇大風雨必折菊牛

其狀如蠅背甲堅而黑亦須尋殺之又有一等
細蟻侵蛀菊本用洗過鮮魚水洒于葉間或澆
土上則除如不斷仍須早起尋殺爲良菊長尺
四五寸每株用堅直小籬竹近插菊根以軟莎
草寬縛使菊本正直不至屈曲隔數日視菊大
小可搯去母頭令其分長子頭擇高大者先去
瘦短者隔幾日去之每本止留四五頭多至六
七頭以防損折如理寒菊必須頭多用篾作籬
圍定則秋深團圍如蓋可愛若用過接必在此

時用菴藥草或雜菊摘去嫩頭擇奇菊亦摘頭
將二頭以刀斜批視相合卽用鷺毛管或薄蘆
管管在所接之處莫令寬動外用泥密閉管口
兩頭或紙條縛定置于陰處數日視有生意輕
輕用刀撿去其管每一本接得四五色又一法
曰過枝預於種植之際將菊如水車二柱并周
圍簷柱樣種之至此月除脊菊中間正枝不動
將脊菊東南枝交過簷菊亦將東南簷菊順枝
扯來交過將二枝刀撿膚肉各去半邊用綿紙
條緊纏引水常潤仍用搭棚蔽日遇雨露除之
視兩枝交合生意已成然後將脊菊之頭簷菊
之梗相連處用刀撿斷遂成一本惟梅雨中可
活餘必無生意

五月

五月夏至前用濃糞七分河水三分澆之夏至
後照前法再去頭止留五六枝爲正若枝繁者
多留一二以防損折每早澆灌止用掃雞鷺毛
湯并綠絲湯盛缸中作腐者取其清水或洗鮮

魚或菜餅屑水取其清冷者灌之不可犯酒醋
并鹽物觸之菊最畏梅雨此月尤宜顧盼

六月

六月大暑中每早止用清河水澆隔三四日以
鷲毛冷湯輪灌若土間生蚯蚓土蚕等看去根
遠近掘出殺之近根難滅者用糞灌之必欲促
死蟲斷仍用河水連澆數日大抵此月天熱土
燥不可用糞糞多則頭籠青葉皆消泛如蠟板
水晶盆金銀鶴翎芍藥之類尤不宜多用餘菊

不妨

七月

七月初旬有等蚕樣青虫與葉一色善食葉亦
用早起尋殺之若被傷枝葉難爲觀賞立秋之
後三五日不論其枝長短並不可損但枝有參
差者將長枝以大針戮眼拔去針卽將細篾絲
一段插入眼內拴住待短者長齊然後取去篾
絲使並長也菊之全本亦有參差高大者不用
糞澆瘦短者用水和糞澆之促長以成行列用

糞之法各有次序第一次糞二分河水八分越
半旬第二次糞三分河水七分再越半旬第三
次用糞五分河水五分又越半旬第四次糞七
河水三分第五次全用糞瘦者多澆茂者少用
若太過必使蕊頭籠閉青葉愈盛開花反小

八月

八月間多有狂風驟雨每本再揀堅直籬竹
定用莎草從根緊縛二三節勿令搖動傷殘
露後發生蓓雷蕊頭將綻大枝上擇大蕊留

枚餘皆刪去弗可多留多則開花微薄菊蕊嫩
脆選時必須以左手雙指穩梗然後以右手指
甲掐蕊否則連頭剔落遂為無用既結蕊隔二
三日常用濃糞澆灌則花大色艷甚至變有二
色者

九月

九月蕊綻將開之際必預搭陰廠遮蔽風霜庶
花開悠久色不衰褪如小開亦不可將本移動
漏洩真氣花開間有不足者磨硫黃水澆根經

夜卽發屢試已驗遇有異色而自已無者但已
覓得不可直種將來橫種地上認記根頭用肥
土壓枝經月視根生以刀斷梗則根枝兩生種
可多得其原本再加肥土薄薄壅之不可過多
多則根深難發矣

三
十月

十月上旬菊花已殘將綁縛朽竹撤去好者貯
備來年之用本上枯花小枝並折去止留老幹
尺許勿使折遲以被風搖本根傷殘苗裔此時
悉用亂穰草蓋護以禦霜雪冰凍每本置竹牌
一片寫號掛之或寫竹牌插根旁記之來春分
種庶不淆亂也

十一月

十一月中旬未凍之時擇高阜淨地倒鬆深二
尺許揀去瓦礫木石用糞三四次酵肥綠菊最
喜新土怕宿土必須一年一換盆中亦然否則
春間雖活經梅雨必死酵完用舊藁薦或亂穰
草蓋地免致冰凍難鋤減糞肥力有悞來年種

種之用

春間十二月

十二月初旬看菊本蓋少處再加厚護以蔽霜雪及天日和暖用糞糖搗菊本四邊莫令着根春氣發揚苗則群然盛長矣一法臘月內掘地埋缸積濃糞上蓋板填土密錮至春查滓俱化土存清水名為金糞五六月間菊為雨採黃萎用此糞澆之足以回生且開花肥澤甚妙菊譜下卷終

耒耜經

唐陸龜蒙撰

明周履靖校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楊子所謂如禽者邪余在田野間一日呼畊畔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度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

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治金

而爲之者曰犁鑿本作鑿曰犁壁斲木而爲之

者曰犁底曰壓鑿曰策頷曰犁箭曰犁轅曰犁

梢曰犁評去聲曰犁建曰犁槃木與凡十有一

事耕之土曰墾墾猶塊也起其墾者鑿也覆其

墾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墾不覆之則無以絕

其本根故鑿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鑿表上利

壁形下圓負鑿者曰底底初實于鑿中工謂之

鼈肉底之次曰壓鑿背有二孔係于壓鑿之兩

旁鑿之次曰策頷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馳然

相戴自策頷達于犁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

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加箭

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爲

級前高而後庫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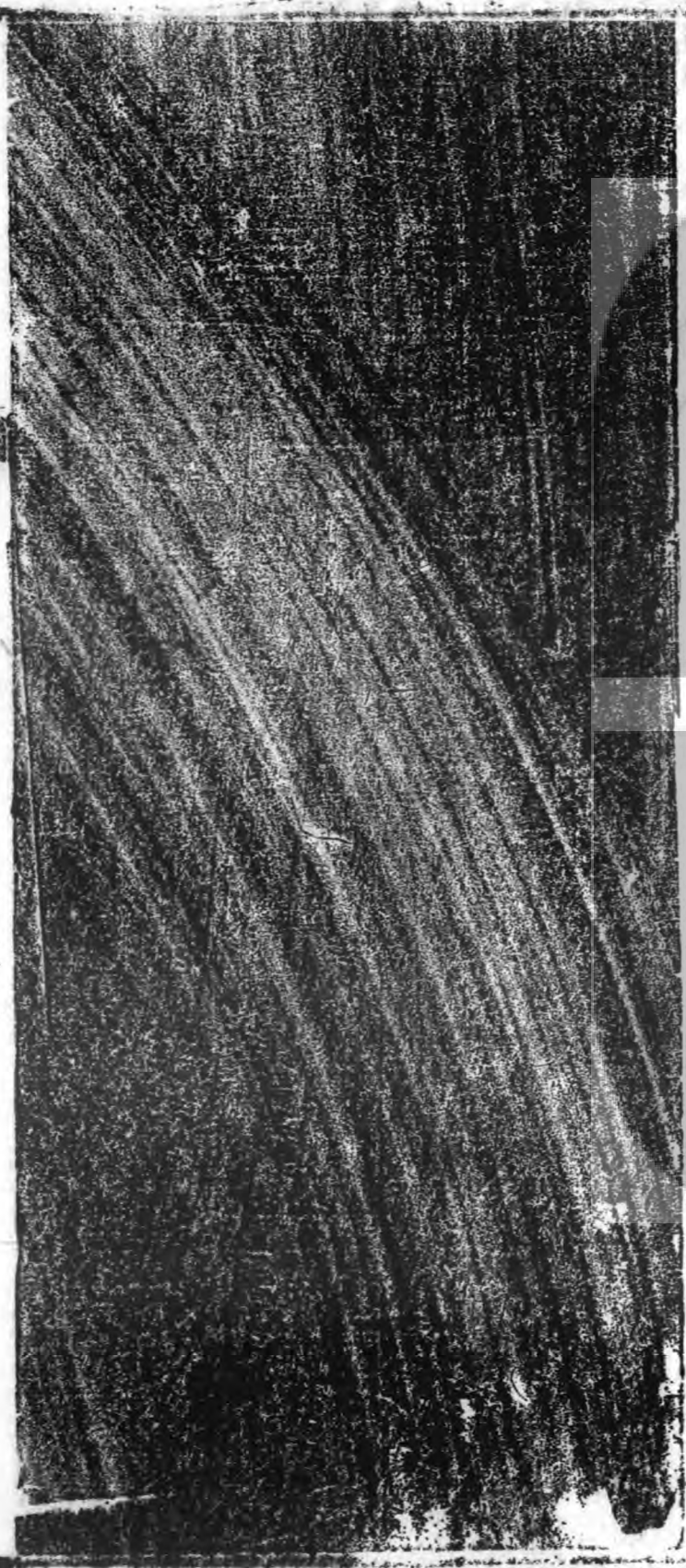
土也深退之則箭上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

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

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

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
 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櫪乎軛也轅之後末曰梢
 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曾梢取舟之尾
 止于此乎鑿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
 微橢音墮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鑿二尺
 策減壓鑿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
 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絕轅修九几梢得
 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犁之終始丈有二耕
 而後有爬去聲渠疎之義也散發去芟者焉爬

而後有礮音格礮宅焉有礮毒音鹿圭母焉自爬
 至礮礮皆有齒礮疇瓜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
 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理生玉鏡稻品

五嶽黃省曾勉之著
梅墟周履靖逸之校

六十稻品

稻之粒其白如霜其性宜水說文謂之稌沛國謂之粳以黏者謂之糯亦謂之秣以不黏者謂之秠亦謂之粳故汜勝之云三月而種秠四月而種秣然皆謂之稻魯論之食夫稻粳也月令之秣稻糯也糯無芒粳有芒粳之小者謂之秠

秈之熟也早故曰早稻稷之熟也晚故曰晚稻
京口大稻謂之稷小稻謂之秈其粒細長而白
味甘而香九月而熟是謂稻之上品曰箭子
其粒大而芒紅皮赤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
紅蓮其粒小而色白四月而種六月而熟謂之
六十日稻又遲者謂之八十日稻又遲者謂之
百日赤而毗陵小稻之種亦有六十日秈八十
日秈百日秈之品而皆自占城來寔耐水旱而
成實作飯則盡硬宋氏使占城珍寶易之以給

於民者在太平六十日秈謂之拖犁歸有赤紅
秈有百日秈俱白稗而無芒或七月或八月而
熟其味白淡而紅甘在閩無芒而粒細有六十
日可穫者有百日可穫者皆曰占城稻

其粒尖色紅而性硬四月而種七月而熟曰金
城稻是惟高仰之所種松江謂之赤米乃穀之
下品四明次於占城其殆卽所謂百日赤歟
其粒長而色斑五月而種九月而熟松江謂之
勝紅蓮性硬而皮莖俱白謂之穠稭稻

其粒大色白稈軟而有芒謂之雪裏棟

其粒白無芒而稈矮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師姑杭湖州錄云言其無芒也四明謂之矮白其粒赤而稈芒白五月初而種八月而熟謂之早白稻松江謂之小白四明謂之細白九月而熟謂之晚白又謂蘆花白松江謂之大白

其三月而種六月而熟謂之麥爭場

其再蔣而晚熟者謂之烏口稻在松江色黑而耐水與寒又謂之冷水結是爲稻之下品

其已刈而根復發苗再實者謂之再熟稻亦謂之再撩

其粒白而大四月而種八月而熟謂之中秋稻在松江八月望而熟者謂之早中秋又謂之閃西風

其粒白而殼紫五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紫芒稻

其秀最易謂之下馬看又謂之三朝齊湖州錄云言其齊熟也

其在松江粒小而性柔有紅苾白苾之等七月而熟曰香秔其粒小色斑以三五十粒入它米數升炊之芬芳馨美者謂之香子又謂之香糲其在湖州一穗而三百餘粒者謂之三穗千其粒長而釀酒倍多者謂之金釵糯

其色白而性軟五月而種十月而熟曰羊脂糯其苾長而穀多白稔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臘脂糯太平謂之硃砂糯

其色斑五月而種十月而熟謂之虎皮糯太平
三厚稔紅黑斑而苾
其粒最長白稔而有苾四月而種七月而熟謂之趕陳糯太平謂之雀不覺亦謂之秬糯
其粒大而色白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矮糯亦謂矮兒糯

其稔黃而苾赤已熟而稔微青布宜良田四月而種九月而熟謂之青稔糯

其粒大而色白苾長而熟最晚其色易變其釀酒最佳謂之蘆黃糯湖州謂之泥裏變言其不

待日之曬也

其粒圓白而稔黃大暑可刈其色難變不宜於
釀酒謂之秋風糯可以代稷而輸租又謂之瞞
官糯松江謂之冷粒糯

其不耐風水四月而種八月而熟謂之小娘糯
譬閨女然也

其在湖州色烏而香者謂之烏香糯其稈挺而
不仆者謂之鐵梗糯如馬鬃而色赤者謂之
馬鬃糯

稻品終

芋經目錄

一之名

二之食忌

三之藝法

四之事

芋經目錄終

三經
目錄
十三卷目

四之車

三之藝

二之食

一之名

芋經

吳郡五嶽黃省曾勉之著

嘉禾梅墟周履靖逸之校

一之名

芋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徐鍇曰芋猶呀呀驚辭也故曰駭人齊人謂之苕孝經援神契謂之苕芋廣雅謂之渠芋葉謂之菡載廣志凡十四等有曰君子芋大如斗魁如杵旅有曰車轂芋有曰鋸子芋有曰旁巨芋有曰青邊

三經

十三卷目

芋此四芋是多子有曰談芋魁大如瓶小子葉如散蓋紺色而紫莖其長丈餘易熟長是爲芋之最善者莖可作羹臙肥澀得飲乃下有曰蔓芋綠枝而生有曰雞子芋色黃有曰百果芋魁大而子繁多畝收百斛種以百畝葉以養蔬有曰旱芋七月熟有曰九面芋大而不美有曰象空芋大而弱使人易飢有曰青芋有素芋子皆不可食

唐本注云芋有六種青芋細長毒多初煮要領

灰汁易水熟乃堪食爾白芋圓芋連禪芋紫芋毒少並正爾蒸煮噉之員白連禪又可兼肉作羹野芋大毒不可噉也陶隱居謂之老芋形葉相似如一根並殺人垂死者飲以土漿糞汁可活本草謂之土芝蜀謂之蹲鴟前漢謂之芋魁後漢謂之芋渠葉俞縣有百子芋新鄭有博士芋蔓生而根如鶩鴨卵今有山南京芋煮之可茹皮而食甘滑異於它品茅山有紫芋吳郡所產大者謂之芋頭旁生小者謂之芋妳種之水田

者爲水芋但廣雅曰藉姑水芋也亦曰烏芋本草烏芋一名水萍一名槎牙一名茨菰一名鳧茨毗陵錄謂之燕尾草以其葉如極也又名田酥狀如澤瀉不正似芋根黃而小恐自爲一種非土芝之水芋也吉安錄有軋濕二種濕名水芋軋名黃芋味差劣松志蘇之西境多水芋以芋魁爲旱芋嘉定名之博羅又有皮黃肉白甘美可食莖葉如扁豆而細謂之香芋又有引蔓開花花落卽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

二之食忌

本草云有毒陶隱居曰生則有毒性滑尤爲服餌家之所忌博物志云野芋狀小于家芋食之殺人蓋藪也家芋種之三年不收旅生亦不可食劉禹錫云十月後晒軋收之冬月食不發病它時月不可食久食則虛勞無力圖經曰食之過多則有損傷唐本云多食動宿冷

三之藝法

種芋之古法汜勝之書曰區方深皆三尺取豆

箕納區中足踐之厚尺五寸取區上濕土和糞
納區中箕上厚尺二寸以水澆之足踐令保澤
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足踐之旱則數澆箕
爛芋生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

齊民要術云宜擇肥緩土近水處和柔糞之三
月注雨可種率二尺下一本芋生根欲深斲其
旁以緩其土旱則澆之有草鋤之不厭數多治
芋如此其收常倍

崔寔曰正月可蒞芋

家政法曰二月可種芋

務本新書曰芋宜沙白地地宜深耕二月種爲
上時相去六七寸下一芋芋羞三日衆人來往
眼目多見并聞刷鍋聲處多不滋胤比及炎熱
苗高則旺頻鋤其旁秋生子葉以上土壅其根霜
後收之又云區長丈餘深闊各一尺區行相間
一步寬則透風滋胤

物類相感志江湖所生土芋磊塊自實若天雷
頻則多生若耕種欲取不得名之若呼芋字則

逡巡不見矣

種芋之今法十月收芋子不必芋魁恐妨鬻食但擇旁生圓全者每畝約留三千子掘地尺五寸窖藏之上覆以土若不藏經凍則踈壞無力矣至開春地氣通可耕先鋤地摩塊晒得白背又倒土以晒二三次去其草每畝用圍糞二十擔勻澆候糞入土卽再鋤轉否則糞見日而力薄臨種下水之後再下豆餅五斗清明後下秧秧田種田皆宜加以新土和柔之否則蒔插硬

礫損子秧田鋤過晒得白背車水作平出所窖芋子有芽者以芽其上無芽者以根在下密布田中以稻草蓋之日曝其芽萇瘁日澆水一次或隔日亦可待芽間吐發三四葉長二三寸卽可種矣葉多而太長則種之必盡落故葉而重吐發是爲失時種時相去一尺八寸下一芋子或一尺六寸種必在小滿前種後肥土必沫沸宜去其草軋一二日其根乃行不軋則根腐黃而不生軋至小小土坵卽上水若大坵則軋壞

矣常常使潤澤種時以陰天乃爲佳至七月乃
塘塘法在芋子四角之中掘其土遍畝皆然壅
在根上則土緩而結子圓大霜後起之芋魁每
千可鬻白金一兩芋妳千斤可鬻白金一兩五
錢田之有瓦礫者不可種凡種二歲必再易田
不然則不長旺所易之田種禾仍佳
凡種旱芋於二三月間往杭州買白者方是須
求鬆土淺耕下秧俟秧出復耕地懸開三四寸
種後以土厚壅其根日澆之以水糞苗長不必
則萌生小者尤多於水芋
其種就留于地冬間覆以稻草至明年二三月
間起晒乾再下秧復如前種

四之事

史記卓王孫曰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
不飢蹲鴟者大芋也

左思三都賦所謂蹲鴟之沃則以爲濟世陽九
是也

袁安爲陰平長時年飢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

曰百姓飢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而食

薛包歸先人塚側種稻芋稻以祭先芋以自給

也

李雄克成都衆甚飢餒乃將民就穀于鄴掘野

芋而食之

列仙傳曰酒客爲梁使蒸民益種芋三年當大

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齊民要術曰芋可以度飢饉度凶年今中國多

不以此爲意後生有耳目所不見聞者及水旱

風蟲霜雹之災便能餓死滿道白骨交橫知而

不種坐致泯滅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課之哉

子經終

逸民傳目錄

卷之一

晉

孫登

夏統

朱沖

瞿劭先生

董京

陶淡

董養

董景道

郭文

石坦

翟湯

譙秀

索襲

郭翻

邴郁

玄晏先生

戴逵

龔玄之



孟陋

虞喜

范毓

劉麟之

魯褒

許邁

公孫永

范宣

劉兆

徐苗

孫畧

伍朝

韓績

龔壯

范喬

張忠

宋

漁父

翟法賜

郢野老

宗炳

關康之

孔淳之

朱百年

劉凝之

樓惠明

沈道虔

辛普明

郭希憐

龔祈

卷之二

齊

宗測

蔡謫仙

徐伯珍

趙僧巖

孔祐

沈麟士

杜京產

臧榮緒

褚伯玉

庾易

明僧紹

梁

阮孝緒

鄧郁

范元琰

沈覲

庾詵

何點

劉訐

庾承先

諸葛璩

魏

鄭脩

晁夸

李謚

隋

徐則

張文詡

唐

朱桃稚

仲長子先

李元愷

終南山隱者

孫思邈

秦系

衛大涇

司馬承禎

崔覲

盧鴻

田遊巖

王希夷

陸羽

五代

騎牛者

張荐明

宋

松江漁翁

杜生

南安翁

蘇雲卿 順昌山人 郭曩氏

宋 箴叟 魏野 李瀆

戚同文 章登 楊璞

林逋

逸民傳目錄終

逸民傳卷之一

少玄山人皇甫湜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晉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哭時

往來人間或設衣食卽弗受辭玄嘗有人見之
宜陽山不似常人因與語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
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
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稽康從之游三
年問所圖終不荅康每欲息將別曰先生竟無
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
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
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
乎識真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烈而識寡其
能免乎後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
愧孫登後不知所終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
事兄弟每采相求食皇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賺
蠶以資養雅善論談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
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柰何甘辛
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
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愷評

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
間自當耕耦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邑之間
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
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辟塞也言者大慚
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母病篤乃詣洛
帝藥大尉顧賈先見之恠而問之統初不應徐
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
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巖遵之抗
志黃公之高節因爲水戲乃操拖正櫓折旋中

流初作鯢鮪躍後作鮪鮪引飛鷁首撮獸屨奮
長稍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儀而
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悚懼充心尤異之乃
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俯首而不
答統又爲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嫁河女之章伍
員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
應至舍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譁呼雷電晝冥
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
克耀以文武鹵薄覲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

綉花翠照耀耳目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欲曰此吳兒是木人心也統歸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閒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畊藝爲事鄰人先犢誤以沖犢歸後得犢大漸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爲右庶子皆稱疾不庭沖每聞徵書至卽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晉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虫益獸皆不爲害以壽於

瞿劭先生

瞿劭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山有瞿劭因以爲名桓溫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

送民傳 卷之二 十一
銘贊竟卒于山中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
被髮行吟于市乞殘絮敗繒結以自覆號百結
衣或與好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
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
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子五常
汨便便君子願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
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

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食何
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
人藏器于靈緼袍不令能暖軒冕不能令榮動
如川之流諍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
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鴈集遠
巢咸以欲死矚彼梁魚逡巡倒尾吟沈不決忽
焉先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悞以我觀之
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闕我
輦顛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

進民傳 卷之二 九口卷一
靜以園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其寢處
遺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詩曰軋道剛簡坤體敦
密茫茫大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
悠世目誰知其真遊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
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
以存真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導養之術
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
淡終日端拱曾不坐問頗好瀆易善卜筮於長
沙臨相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
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
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

董養

董養字重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祿
求榮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欲曰建斯堂
也將何爲乎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
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欲曰

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卽此地也今二鵝蒼者胡家白者國家家象也其可盡言乎願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求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柑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苦霞其上居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欣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

賸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獸張口而文文視知橫骨所若以手探去之明日獸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交夜爲擔水無倦色願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衣文不納颺密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導遣人迎之文不就船車荷擔徒行旣至導居文西園朝士咸往觀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門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而來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

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獸所食願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德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道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園

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區歸
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蘇峻反
破辟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為神自後不復語但
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坦

石坦字弘孫自云如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
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叔或有遺以衣
服受而施人人不喪塋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
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

能暗中取物如晝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
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末
嘉末寇害相繼問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
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
常徵之湯固辭不起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
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惟弋以釣為事及長
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至

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歆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遜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

有巴西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不庭常冠皮弁服弊衣躬耕山藪桓温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勅所在四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筆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冢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于陰陽著天文

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
獨笑長欲涕泣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
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欲曰索先生碩德名
儒真可以諮大義卒時年七十九澹素孤會葬
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
耳之所悅者五味音也先生棄家人之所收收
家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妙形居塵俗而棲
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焉

乃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
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
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
者坐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
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
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
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欲貴焉與翟湯俱爲庶

亮所荐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庾翼躬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復沈沒取之翻重逾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邴邴

邴邴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勅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鮪及韓績並有高名鮪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於博士徵邴辭以疾鮪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景元初相國晉王辟謐等三十人七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畢至

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獨謐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謐遂著釋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欲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柔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

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又
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
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
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
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恨際不欲區區
而分別也欲闇能而肉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
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幾
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
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
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
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
貧榮期以三感樂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
偃息以存魏荆菜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
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
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
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
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前後徵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不仕子方回亦克遵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

康三年嘗爲篤終之說俞其子曰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柔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衾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又曰今之爲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柔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遽蔭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尺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薦愛之至也其著論如此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

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所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逵爲非著論譏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辟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

有別館在虎丘山達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達遠遯不反上疏曰達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或時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帝許之達復還剡後珣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

絕倫布衣疏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
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
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
年簡文帝輔政命爲叅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
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
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
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
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爲
高也陋博學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
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
上疏薦喜懷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
雖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
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上徵不就及咸和
永和間又京徵薦竟不仕年七十六卒

汜毓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

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召
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
七十一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
脩儀表人莫之知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
澗水南有二石困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
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困中皆仙靈
方藥麟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道之
側麟之餉給賓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輒
身爲營棺殯後以壽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
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
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

送民傳 古卷一
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雷山去茅山爲近于是結廬居焉而往來茅領間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遊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業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暉枉送之平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客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

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遯加以好學遂博綜
經籍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
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爲改築居室或遺
以厚饗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爲
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
辨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
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

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胃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
治中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
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
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蓆瓦器
而已

孫晷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

逸民傳 卷之一
三十四
雖侯家豐厚而畧常布衣疏食躬親龍畝吟咏
不廢欣然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
畧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不敢復
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
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閒居樂道
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
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
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白衣爲郡前漢有舊
宜聽光顯以獎風尚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
衣疏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士並宗敬焉王道辟
以爲椽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
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

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壽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仇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龔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攷經典彈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于樂安莊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粲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荐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

逸民傳 卷之一 四七
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卒時年七十八

張忠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緇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為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脩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為宗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

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欲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及闕遂卒

宋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緬一日出遊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面漁父至神韻清灑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為取魚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蓋恠焉遂寒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

朝鼓柅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壁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湖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菜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不後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後家人至石室求之因復遠徒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于巖石間

郢野老

郢野老不知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郢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盤遊見譏于令尹今陽和播種之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

氏不告而玄却受五顯身贈不知當問其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為主簿不起問

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

圖画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

釋慧遠考尋文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于江

陵江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

職後受禪及元嘉中皆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

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欲曰老

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

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為之撫琴動操欲令眾

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

諸名士嘗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巾屣席松

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眴延之等咨嗟而退不

敢干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閒居

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論齊高帝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入玄宮也

軻音帕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教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教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居惟床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關携妻

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為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湏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即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三五尺與同縣孔覬友善性皆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覬宿衣悉袂衣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

具玄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覬亦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頽峻為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于山中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

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嘗共乘蒲笨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首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曰荅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人跡莫之知宋

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
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徑達臨安衆不知
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平正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
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
之遣使存門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
娶之資道虔京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
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拮
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稔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
州府凡十三命及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
慧鋒亦修父業

不馴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
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亾士子高其行悉
以金賻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
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亾者餘贈耶
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賻音付

齊著郭希林為縣州尉為縣曹公事不諒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
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
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
見之欲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
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逸民傳卷之一終

逸民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湜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齊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微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靜退
不樂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
嶷徵為參軍測荅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

山木復疑復請之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
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在者忽不
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
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欲游名山乃寫
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刺史安陸王子敬
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齋老子莊
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
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
測曰少有在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

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
往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
西仍留舊宅求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
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已測善畫自圖阮
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音律善易
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自敬文亦好
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
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

蚪音仇

蔡謫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馴鼠千頭解其意
旨言語狂易時人呼爲謫仙後不知所終

徐伯珍

徐伯珍字父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
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
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
輒太守王曇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
此者凡十二焉蚤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參宅

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
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
巖後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
生梓樹一年便合挹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
照儀尔而滅白雀一雙栖其石牖論者以爲隱
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
四人向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亡

孔祐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徽少高厲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

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為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摠亦有操行

礫音歷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輒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恠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

也豈可澄清淆濁邪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
通或勸之士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器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
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
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爲之語曰差山中
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如張永爲吳興
請麟士入郡欲以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
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
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清附高

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昇明
末太守王象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荐徵之梁
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麟士家世孤
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
歌不輒再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於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
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表荐
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

授建武初又徵員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
爲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呂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
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主簿不就榮緒惇
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
李釋教試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
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自
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

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爲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璵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爲
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
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
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
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玳孫興僧
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棲不
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下賢何以

逸民傳 卷之十 古者
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而三焉
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
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榮之日暫紆
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
此子索然惟朋松石分于孤峰絕嶺者積數十
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詩芝桂借訪
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
申譬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
辭不欲違其志勅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庾易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
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荐之餉麥
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
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
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平泉高入由宋

逸民傳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
中累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爲青州僧紹以乏食
隨之鬱州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翫水石竟不
一入州城齊建元元年詔徵正員外郎又以疾
辭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雖
不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後僧
紹嘗侯釋僧遠定林寺太祖欲就見之僧遠問
之曰天子若來柰何對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
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初

又再召竟不肯見

南音日華

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兒童
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旣冠其父誠之曰三
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
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
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問其筮管穿籬逃匿
不與相見會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
餐覆醬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床爲
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
敢望而欲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
表薦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
峻嘗誥之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鄙
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令駕欲就之游孝
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著高隱傳上自炎皇
終于天監未列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
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爲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士

鄧郁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
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
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
人忽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

襦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
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
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
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
內惟聞香氣往襦音
主屬

范元琰

音演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
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槁以度之盜者大慚鄉
人化之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
莫不改容正色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
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覲

沈覲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幕黃
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
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覲不至其門勃就見覲
送迎不越于闔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儀
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
三徵俱不赴覲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

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閉門不受惟以
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庾詵

庾詵字詹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
之宅山池居半疏食弊衣不修產業嘗乘舟從
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
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
恣其所足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
府記室叅軍不出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又

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八卒謚貞節處
士

何點

何點字子哲廬江灑人容貺方雅傳通羣書善
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
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躋草屨恣心所
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
宋太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
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

玄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
議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
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與點
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點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
年六十八卒

瀟音尋

劉訐

劉訐字詹度平原人其兄嘗為之娶妻訐聞而
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
主者敦召訐乃挂檄于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鄆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
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
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
臺山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為
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關康之及
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

送長傳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睦夸

睦音爲

睦夸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

浩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浩以詔書投于夸懷夸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夸竟逃歸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任子何獨在棄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嘗徵著作郎佐及州再舉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年三十二卒博士孔璠奏謚貞靜處士

隋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欲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于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

已年八十二卒

剡音淹

張文詡

音許

張文詡河東人嘗遊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賚輒辭不受每間居無事從容長欲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凡皆有處

逸民傳 古者曰
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卒于家

唐

朱桃稚

朱桃稚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麕靴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

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瞪音根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惟與對酌甚歡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

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驅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年八十餘卒

璟音景
洛音名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巖士則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于巖嶂之間所賣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遙出松林之下烟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

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有一人于石榻偃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薏豆狀取鑊拾薪汲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日可以食矣渴則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歷後皆驗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瞻帝欲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練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于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慮照隣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

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疾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道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年百餘歲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衛大涇

衛大涇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謁辭不見大涇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崔觀

崔觀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資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唳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參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荐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顯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從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

逸民傳 卷之三 十一
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叔
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
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
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
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入疾箕山居
許由祠傍自號曰田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

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
帝親至其間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撲帝令左
右扶止謂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
盲烟霞痼疾者帝勅游岩赴都欲處顯職裴炎
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
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
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葉強刺史盧齊卿就

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
宗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今張
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
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
所生或言有僧得水諸濱畜之既長以易自墜
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
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居苕溪即稱葉芾

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
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詔拜太子文學
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嘗著茶經三篇
貞元未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顏巾褐手執鞭光樂日
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
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仙見之揖之不

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張荐明

張荐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安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宋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

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之縱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舍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柅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縣去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灑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由哭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棄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瞻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飯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業者多念已食阮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

然中枵然一榻而生氣韻間曠言辭精簡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欲留連久之乃去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人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莫投宿野人家茹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旣而二子歸捨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其子以鬻果先稅爲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哭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善于藝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疏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關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欲者先期輸直夜則織履堅執過于革舄人爭貿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

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
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
運鋤不願進而揖之翁乃延入室土銜竹几地
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矢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
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
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
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
翁曰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
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欲
息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
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閤然排闥入則書幣
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其所往帥
漕復命浚撫几欲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予期與之
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

送身傳
卷之二
身鍼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
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
風裁甚整卽之語士君子也惟而問曰諸君何
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
而起邪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
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
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郭曩氏

郭曩氏者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
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邃于象數
涪陵人樵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于
青城蜀人指其地曰樵巖

篋叟

篋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
初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
見治篋籬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

詰而箴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舉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漫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之乂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郾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得何從也

魏野

魏野字仲宣先陝州陝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閹吏野至卽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荐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李瀆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

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
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
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
仕瀆皆不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憇于廬間人
有見者以語瀆瀆卽嚮之其惡器如此真宗祀
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扶采陳堯夫
後荐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

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荅曰扶羸
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
年六十三卒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末喪亂絕意祿
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幼從邑人楊
愨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愨嘗勉之仕對曰
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
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鄉里

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論以善道遠近推服之
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堅白先生今
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
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
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
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荐之
及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

退處士後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
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
二十餘年今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瘵之
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譽為解述大旨再復攤
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
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
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
斯而已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
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

卒其二子義之次員孫以信次直次平次十六
而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
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
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後
與宛丘萬適歷城田誥俱以翰林學士韓偓之
荐召至闕下璞自陳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
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
衣食不足弗以爲念客遊江淮久之歸杭結廬
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逋
或汎小艇出遊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
逋隨放棹而歸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棊
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
棊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
卒于仁宗朝賜謚和靖先生逋善爲詩旣就橐
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

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周履靖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少羸去經生業專力爲古文詩詞廢箸于金匱古今典籍編茆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癡道人又號螺冠子所著書百卷手書篆隸章草晉魏行楷文休承王元美茅順甫劉子威尤爲莫逆龔曹劉車四郡侯皆顏其門曰高士云

卷之下終

